

袁氏世範

二

袁氏世範

二



袁氏世範

袁氏世範
卷之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袁氏世範卷二

處已



人之
譽識
下有

六
外富
貴
宜
傲

七
禮不
可因
人分
豐

八
禮
自
兩

人之智識固有高下又有高下殊絕者高之見下如
 登高望遠無不尽見下之視高如在牆外欲窺牆
 裏若高下相去差近猶可與語若相去遠甚不如
 勿告徒費舌煩爾譬如弈碁若高低止較三五着
 尚可對弈國手與未識碁局之人對弈果如何哉
 富貴乃命分偶然豈宜以此驕傲鄉曲若本自貧窶
 身致富厚本自寒素身致通顯此雖人之所謂賢
 亦不可以此取尤於鄉曲若因父祖之遺資而坐
 饗肥濃因父祖之保任而馴致通顯此何以異於
 常人其間有欲以此驕傲鄉曲不亦羞而可憐哉
 世有无知之人不能一槩禮待鄉曲而因人之富貴
 貧賤設為高下等級見有資財有官職者則禮恭
 而心敬資財愈多官職愈高則恭敬又加焉至視
 貧者賤者則禮傲而心慢曾不少顧卹殊不知彼
 之富貴非我之榮彼之貧賤非我之辱何用高下
 分別如比長厚有識君子必不然也
 操履與升沉自是兩途不可謂操履之正自宜榮貴
 操履不正自宜困阨若如此則孔顏應為宰輔而
 古今宰輔遠官不復小人矣蓋操履自是吾人當
 行之事不可以此責效於外物責效不效則操履

必怠而所守或變遂為小人之歸矣今世間多有愚蠢而饗富厚智慧而居貧寒者皆自有一定之分不可致詰若知此理安而處之豈不省事

世事多更變乃天理如此今世人往往見目前稍二樂盛以為此生無足慮不旋踵而破壞者多矣大抵天序十年一換甲則世事一變今不須廣論久遠只以鄉曲十年前二十年前比論目前其成敗興衰何嘗有定勢世人無遠識凡見他人興進及有如意事則懷妬見他人衰退及有不如意事則譏笑同居及同鄉人最多此患若知事無定勢則自慮之不暇何暇妬人笑人哉

應高年饗富貴之人必須少壯之時嘗盡艱難受盡辛苦不曾有自少壯饗富貴安逸至老者早年登科及早年受奏補之人必於中年齟齬不如意却於暮年方得榮達或仕宦無齟齬必其生事窘薄憂飢寒慮婚嫁若早年宦達不歷艱難辛苦及承父祖生事之厚更無不如意者多不獲高壽造物乘除之理類多如此其間亦有始終饗富貴者乃是有大福之人亦千萬人中間有之非可常也今人往往機心巧謀皆欲不受辛苦即饗富貴至終身蓋不知此理而又非理計較欲其子孫自少小安然饗大富貴尤其蔽惑也終於人力不能勝天

富貴自有定分造物者既設為一定之分又設為不測之機役使天下之人朝夕奔趨老死而不覓不如是則人生天地間全然無事而造化之術窮然奔趨而得者不過一二奔趨而不得者蓋千萬人世人終以一二者之故至於勞心費力老死無成者多矣不知他人奔趨而得亦其定分中所有者若定分中所有雖不奔趨遲以歲月亦終必得故世有高見遠識超出造化機關之外任其自去自來者其胸中平夷無憂喜無怨尤所謂奔趨及相傾之事未嘗萌於意間則亦何爭之有前輩謂死生貧富生來注定君子贏得為君子小人枉了

做小人此言甚切人自不知耳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即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少至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為神仙而其不如意處各自有之與貧賤人無異特所憂慮之事異爾故謂之缺陷世界以人生世間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

凡人謀事雖日用至微者亦須齟齬而難成或幾成而敗既敗而復成然後其成也永久平寧無復後患若偶然易成後必有不如意者造物微機不可

謀事難成則文

順受則少安

性者
所備
在教
失

測度如此靜思之則見此理可以寬懷

人之德性出於天資者各有所偏君子知其有所偏故以其所習為而補之則為全德之人常人不自知其偏以其所偏而直情徑行故多失書言九德所謂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強者天資也所謂栗立恭敬毅温廉塞又者習為也此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也後世有以性急而佩韋性緩而佩絃者亦近此類雖然己之所謂偏者苦不自覺須詢之他人乃知

人行
有長
短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見其短而不見其長則時日不可同處若常念其長而不顧其短雖終身與之交游可也

六

人不
可懷
慢偽
妬疑
之心

處已接物而常懷慢心偽心妬心疑心者皆自取輕辱於人盛德君子所不為也慢心之人自不如人而好輕薄人見敵已以下之人及有求於我者面
前既不加禮背後又竊譏笑若能回省其身則愧汗浹背矣偽心之人言語委曲若甚相厚而中心乃大不然一時之間人所信慕用之再三則蹤跡露見為人所唾去矣妬心之人常欲我之高出於人故聞有稱道人之美者則忿然不平以為不然聞人有不如人者則欣然笑快此何加損於人抵厚怨耳疑心之人人之出言未嘗有心而反復

繹曰此譏我何事此笑我何事則與人締怨常萌於此賢者聞人譏笑若不聞焉此豈不省事

言忠信行篤敬乃聖人教人取重於鄉曲之術蓋財物交加不損人而益己患難之際不妨人而利己所謂忠也有所許諾纖毫必償有所期約時刻不易所謂信也處事近厚處心誠實所謂篤也禮貌卑下言辭謙恭所謂敬也若能行此非推取重於鄉曲則亦無入而不自得然敬之一事於己無損於人頗能行之而矯飾假偽其中心則輕薄是能敬而不能篤者君子捐為諛佞鄉人久亦不歸重也

忠信篤敬先存其在己者然後望其在人者如在己者未盡而以責人人亦以此責我矣今世之人能自省其忠信篤敬者蓋寡能責人以忠信篤敬者皆然也雖然在我者既盡在人者亦不必深責今有人能盡其在我者固善矣乃欲責人之似己一或不滿吾意則疾之已甚亦非有容德者祇益貽怨於人耳

今人有為不善之事幸其人之不見不聞安然自肆無所畏忌殊不知人之耳目可掩神之聰明不可掩凡吾之處事心以為可心以為是人雖不知神已知之矣吾之處事心以為不可心以為非人雖

不知神已知之矣。吾心即神，神即禍福，心不可欺，神亦不可欺。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釋者以謂吾心以為神之至也，尚不可得而窺測，況不信其神之在左右而以厭射之心處之，則亦何所不至哉。

人為善事而未遂，禱之於神求其陰助，雖未見效，言之亦無愧。至於為惡事而未遂，亦禱之於神求其陰助，豈非欺罔如謀為盜賊而禱之於神，爭訟無理而禱之於神，使神果從其言而幸中，此乃貽怒於神，開其禍端耳。

九人行己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此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人。雖孔子亦以敬鬼神事，大夫畏大人為言，況下此者哉。彼有行己不當理者，中有所慊，動輒知畏，猶能避遠災禍以保其身。至於君子而偶罹于災禍者，多由自負以召致之耳。

人之處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年之未有知識，其賢德之進，所謂長日加益而人不自知也。古人謂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之非者，可不勉哉。

九人為不善事而不成，正不須怨天尤人。此乃天之所愛，終無後患。如見他人為不善事，常稱意者不

善惡
報應
難窮
諸

人能
忍事
則無
爭心

小人
黨
遠

老成
之言
多事

須多善此乃天之所弃待其積惡深厚從而殄滅
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姑少待之當自見也
人有所為不善身遭刑戮而其子孫昌盛者人多恠
之以為天理有誤殊不知此人之家其積善多積
惡少少不勝多故其為惡之人身受其報不妨福
祚延及後人若作惡多而饗壽富安樂必其前人
之遺澤將竭天不愛惜恣其惡深使之大壞也

人能忍事易以習孰終至於人以非理相加不可忍
者亦處之如常不能忍事亦易以習孰終至於睚
眦之怨深不足較者亦至交詈爭訟期於取勝而
後已不知其所失甚多人能有定見不為客氣所
使則身心豈不大安寧

人之平居欲近君子而遠小人者君子之言多長厚
端謹此言先入於吾心及吾之臨事自然出於長
厚端謹矣小人之言多刻薄浮華此言先入於吾
心及吾之臨事自然出於刻薄浮華矣且如朝夕
聞人尚氣好凌人之言吾亦將尚氣好凌人而不
覺矣朝夕聞人游蕩不事繩檢之言吾亦將游蕩
不事繩檢而不覺矣如此非一端非大有定力必
不免漸染之患也

老成之人言有迂闊而更事為多後生雖天資聰明
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為迂闊凡其身

君子
必意

言語
貴簡

小人
為惡
不必
謙

見人
不善
自警

試見効之言欲以訓後生者後生厭聽而毀詆者多矣及後生年齒漸長歷事漸多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艱難備嘗之後矣

聖賢猶不能無過况人非聖賢安得每事盡善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愛孰肯諫諭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有過密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為強辨至絕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

言語簡寡在我可以少悔在人可以少怨

人之出言舉事能思慮循直而不幸有失則在可諫可議之域至於恣其情性而妄言妄行或明知其非而故為之者是人必挾其兇暴強悍以排人之議己善處鄉曲者如見似此之人非推不敢諫誨亦不敢實於言議之間所以遠悔辱也嘗見人不忍平昔所厚之人有失而私納忠言反為人所怒曰我與汝至相厚汝亦謗我耶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

不善人雖人所共惡然亦有益於人大抵見不善人則敬懼不至自為不善不見不善人則放肆或至自為不善而不覺故家無不善人則孝友之行不彰鄉無不善人則誠厚之跡不著譬言如磨石彼自銷損耳刀斧資之以為利老子云不善人乃善人

之資。謂此爾。若見不善人而与之同惡相濟。及與之爭。爲長雄。則有損而已。夫何益。

鄉曲有不肖子弟。耽酒好色。博奕游蕩。親近小人。豢養馳逐。輕於破蕩家產。至爲乞丐竊盜者。此其家門厄數如此。或其父祖稔惡至此。未聞有因諫誨而改者。雖其至親。亦當處之無可奈何。不必諛諂。徒厚其怨。

勉人爲善。諫人爲惡。固是美事。先須自省。若我之平昔。自不能爲人。豈惟人不見聽。亦反爲人所薄。且如己之立朝。可稱乃可誨人。以立朝之方。己之臨政。有效乃可誨人。以臨政之術。己之才學。爲人所尊。乃可誨人以進修之要。己之性行。爲人所重。乃可誨人以操履之詳。己能身致富厚。乃可誨人以治家之法。己能處父母之側。而諧和無間。乃可誨人。以至孝之行。苟惟不然。豈不反爲所笑。

人有出言至善。而或有議之者。人有舉事至當。而或有非之者。蓋衆心難一。衆口難齊。如此君子之出言舉事。苟揆之吾心。執誓之古訓。詢之賢者。於理無礙。則紛二之言。皆不足卹。亦不必辨。自古聖賢當代宰輔。一時守令。皆不能免。况居鄉曲。同爲編氓。尤其所無畏。或輕議己。亦何恠焉。大抵指是爲非。必妬忌之人。及素有仇怨者。此曹何足以定公論。

是顏色辭氣暴厲能激人之怒且如諫人之短語

雖切直而能溫顏下氣縱不見聽亦未必怒若平

常言語無傷人處而詞色俱厲縱不見怒亦須懷

疑古人謂怒於室者色於市方其有怒與他人言

必不卑遜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恠故盛怒之際

與人言話尤當自斂前輩有言誠酒後語忌食時

嗔忍難耐事順自強人常能持此最得便宜

高年之人鄉曲所當敬者以其近於親也然鄉曲有

年高而德薄者謂刑罰不加於已輕詈辱人不知

愧恥君子所當優容而不較也

與人交游無問高下須常和易不可妄自尊大脩飾

邊幅若言行崖異則人豈復相近然又不可太褻

狎樽酒會聚之際固當歌笑盡歡恐嘲譏中觸人

諱忌則忿爭興焉

行高入自重不必其貌之高才高人自服不必其言

之高

居鄉曲間或有貴顯之家以州縣觀望而凌人者又

有高資之家以賄賂公行而凌人者方其得勢之

時州縣不能誰何鬼神猶或避之况貧窮之人豈

可與之較屋宅墳墓之所隣山林田園之所接必

橫加殘害使歸於已而後已衣食所資器用之微

凡可其意者必奪而有之如此之人惟當遜而避

八九

重

夕

交游

易

日

行

心

詩

二季
年有二

居官
本一
理

五
少人
以忠
信

之逮其稔惡之深天誅之加則其家之子孫自能
為其父祖破壞以與鄉人復讎也鄉曲更有健訟
之人把持短長妄有論訟以致追擾州縣不敢治
其罪又有恃其父兄子弟之眾結集兇惡強奪人
所有之物不稱意則羣聚毆打又復賄賂州縣多
不竟其罪如此之人亦不必求以窮治逮其稔惡
之深天誅之加則無故而自罹於憲網有計謀所
不及救者大抵作惡而幸免於罪者必於他時無
故而受其報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也

鄉曲士夫有挾術以待人近之不可遠之則難者所
謂君子中之小人不可不防慮其信義有失為我
之累也農工商賈僕隸之流有天資忠厚可任以
事可委以財者所謂小人中之君子不可不知宜
稍撫之以恩不復慮其詐欺也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干請把持而撓
時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很復暴恣而貽
人怨不能回思者皆是也故見任官每每稱寄居
官之可惡寄居官亦多談見任官之不贍併與其
善者而掩之也

忠信二事君子不守者少小人不守者多且如小人
以物市於人弊惡之物飾為新奇假偽之物飾為
真實如絹帛之用膠糊米麥之增濕潤內食之灌

以水藥材之易以他物巧其言詞止於求售誤人
食用有不卹也其不忠也類如此負人財物久而
不償人苟索之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售又期以
一月如期索之又不售至于十數期而不售如初
工匠制器要其定資責其所制之器期以一月如
期索之不得又期以一月如期索之又不得至于
十數期而不得如初其不信也類如此其他不可
悉數小人朝夕行之畧不之恠爲君子者往往忿
寔直欲深治之至於歐打論訟若君子自省其身
不爲不忠不信之事而憐小人之无知及其間有
不得已而爲自便之計至於如此可以少置之度

外也

五
齊
集

張安國舍人知撫州日聞有賣假藥者出榜戒約曰
陶隱居孫真人因本草千金方濟物利生多積陰
德名在列仙自此以來行醫賣藥誠心救人獲福
報者甚衆不論方冊所載只如近時此驗尤多有
只賣一真藥便家貲鉅万或自身安榮享高壽或
子孫及第改換門戶如影隨形无有差錯又曾眼
見貨賣假藥者其初積得些小家業自謂得計不
知真真之中自家合得祿料都被減尅或自身多
有橫禍或子孫非理破蕩致有遭天火被雷震者
蓋緣贖藥之人多是疾病急切將錢告求賣藥之

七

言見
重則
有威

家孝子順孫只望一服見効。却被假藥誤賺。非惟無益。反致損傷。尋常誤殺一飛禽走獸。猶有因果。况万物之中。人命最重。無辜被禍。其痛何窮。詞多更不盡載。舍人此言。豈止為假藥者言之。有識之人。自宜觸類。

市井街巷茶坊酒肆。皆小人雜處之地。吾輩或有經由。須當嚴重。其辭貌則遠。輕侮之患。或有狂醉之人。宜即回避。不必與之較可也。

八

衣服
不可
侈異

衣服舉止異眾。不可遊於市。必為小人所侮。

九

居鄉
曲務
平淡

居於鄉曲。輿馬衣服。不可鮮華。蓋鄉曲親故居貧者多。在我者揭然異眾。貧者羞澁。必不敢相近。我亦

何安之。有此說。不可與口尚乳臭者言。

十

婦女
衣飾
務潔
靜

婦女衣飾。惟務潔靜。尤不可異眾。且如十數人同處。而一人之衣飾。獨異眾所注目。其行坐能自安否。

飲食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求之。則為饕餮。為饒。

十一

制欲
之大
開

男女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狎之。則為姦。為濫。

財物人之所欲。而不可无也。非理得之。則為盜。

為賊。人惟縱欲。則爭端啓。而獄訟興。聖王慮其如此。故制為禮。以節人之飲食。男女制為義。以限人

之取。與君子於是三者。雖知可欲。而不可輕形於

言。况敢妄萌於心。小人反是。

十二

見得
則無
則無

聖人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最省事之要術。蓋人

早三人為
情感
返則志

父子弟
實謹
交時

五
家成
於急
忽

子六
具慶
有定
理

見美食而必嘔見美色而必凝視見錢財而必起
欲得之心苟非有定力者皆不免此惟能杜其端
源見之而不顧則無妄想無妄想則無過舉矣
子弟有耽於情慾迷而忘返至於破家而不悔者蓋
始於試為之由其中無所見不能識破則遂至於
不可回

世人慮子弟血氣未定而酒色博奕之事得以昏
亂其心尋至於失德破家則拘之於家嚴其出入
絕其交遊致其無所聞見樸野蠢鄙不近人情殊
不知此非良策禁防一弛情竇頭開如火燎原不
可撲滅况拘之於家無所用心却密為不肖之事
與出外何異不若時其出入謹其交遊雖不肖之
事習聞既熟自能識破必知愧而不為縱試為之
亦不至於樸野蠢鄙全為小人之所搖蕩也

起家之人生財富庶乃日夜憂懼慮不免於飢寒破
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軒昂自恣謂不復可慮所謂
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此其效驗常見於已壯
未老已老未死之前識者當自默喻

起家之人見所作事無不如意以為智術巧妙如此
不知其命分偶然志氣洋洋貪多圖得又自以為
獨能久遠不可破壞豈不為造物者所竊笑蓋其
破壞之人或已生於其家曰子曰孫胡之衰立於

其創者皆他日爲父祖破壞生事之人恨其父祖
目不及見耳前輩有建第宅宴工匠於東廡曰此
造宅之人宴子弟於西廡曰此賣宅之人後果如
其言近世士大夫有言目所可見者謾爾經營目
所不及見者不須置之謀慮此有識君子知非人
力所及其胸中寬泰與蔽迷之人如何

七
入爲

起家之人易於增進成立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
費規模淺狹尚循其舊故日入之數多於已出此
所以常有餘富家之子易於傾覆破蕩者蓋服食
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廣大尚循其舊又分其財
產立數門戶則費用增倍於前日子弟有能省悟

廿二

一六

遠謀損節猶慮不及况有不之悟者何以支梧古
人謂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蓋謂此爾大貴人
之家尤難於保成方其致位通顯雖在閑冷其俸
給亦厚其餽遺亦多其使令之人滿前皆州郡廩
給其服食器用雖極於華侈而其費不出於家財
逮其身後無前日之俸給餽遺使令之人其日用
百費非出家財不可况又析一家爲數家而用度
仍舊豈不至於破蕩此亦勢使之然爲子弟者各
宜量節

起家
守成
宜爲
計

人之居世有不思父祖起家艱難思與之延其祭祀
又不思子孫無所憑藉則無以脫於飢寒多生男

女視如路人耽於酒色博奕游蕩家產以取一時
一時之快此皆家門不幸如此冒干刑憲彼亦不
卹豈教誨勸諭責罵之所能回置之無可奈何而
已

人有財物慮爲人所竊則必緘滕扃鐃封識之甚嚴
慮費用之無度而致耗散則必筭計較量支用之
甚節然有甚嚴而有失者蓋百日之嚴無一日之
疎則無失百日嚴而一日不嚴則一日之失與百
日不嚴同也有甚節而終至於匱乏者蓋百事節
而無一事之費則不至於匱乏百事節而一事不
節則一事之費與百事不節同也所謂百事者自
飲食衣服屋宅園館輿馬僕御器用玩好蓋非一
端豐儉隨其財力則不謂之費不量財力而爲之
或雖財力可辦而過於侈靡近於不急皆妄費也
年少主家事者宜深知之

中產之家凡事不可不早慮有男而爲之營生教之
生業皆早慮也至於養女亦當早爲儲蓄衣衾糲
奩之具及至遣嫁乃不費力若置而不問但稱臨
時此有何術不過臨時鬻田廬及不卹女子之羞
見人也至於家有老人而送終之具不爲素辦亦
稱臨時亦無他術亦是臨時鬻田廬及不卹後事
之不如儀也今人有生一女而種杉萬根者待女

長則鬻杉以爲嫁資此其女必不至失時也有於少壯之年置壽衣壽器壽塋者此其人必不至三日五日無衣無棺可斂三年五年無地可葬也

居官當如居家必有顧藉居家當如居官必有綱紀士大夫之子弟苟無世祿可守無常產可依而欲爲仰事俯育之計莫如爲儒其才質之美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貴次可以開門教授以受束脩之奉其不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事筆札代牋簡之役次可以習點讀爲童蒙之師如不能爲儒則巫醫僧道農圃商賈伎術凡可以養生而不至於辱先者皆可爲也子弟之流蕩至於爲乞丐盜竊此最辱先之甚然世之不能爲儒者乃不肯爲巫醫僧道農圃商賈伎術等事而甘心爲乞丐盜竊者深可誅也凡強顏於貴人之前而求其所謂應副折腰於富人之前而托名於假貸遊食於寺觀而人指爲穿雲子皆乞丐之流也居官而掩蔽衆目盜財入己居鄉而欺凌愚弱奪其所有私販官中所禁茶監酒酤之屬皆竊盜之流也世人有所爲之而不自愧者何哉

凡人生而無業及有業而喜於安逸不肯盡力者家富則習爲下流家貧則必爲乞丐凡人生而飲酒無筭食肉無度好淫濫習博奕者家富則致於破

周急
貴乎
當理

蕩家貧則必為盜竊

人有患難不能濟困苦無所訴貧乏不自存而其人
樸訥懷媿不能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亦當隨力
周助此人縱不能報亦必知恩若其人本非窘乏
而以作謁為業挾揮啞佞之術遍謁貴人富人之
門過州干州過縣干縣有所得則以為己能無所
得則以為怨讎在今日則無感恩之心在他日則
無報德之事正可以不卹不顧待之豈可割吾之
不敢用以資他之不當用

不可
雙受
思

居鄉及在旅不可輕受人之恩方吾未達之時受人
之恩常在吾懷每見其人常懷敬畏而其人亦以
有恩在我常有德色及吾榮達之後遍報則有所
不及不報則為虧義故雖一飯一縑亦不可輕受
前輩見人仕官而廣求知己戒之曰受恩多則難
以立朝宜詳味此

受
恩
當
記

今人受人恩惠多不記省而有所惠於人雖微物亦
歷歷在心古人言施人勿念受施勿忘誠為難事
人有居貧困時不為鄉人所顧及其榮達則視鄉人
如仇讎殊不知鄉人不厚於我我以為憾我不厚
於鄉人鄉人他日亦獨不記耶但於其平時薄我
者勿與之厚亦不必致怨若其平時不與吾相識
苟我可以濟助之者亦不可不為也

人情
厚薄
勿深
較

聖人言以直報怨最是中道可以通行大抵以怨報

免

不長

必天 誅 官有貪暴吏有橫刻賢豪之人不忍鄉曲衆被其惡

聖人言以直報怨最是中道可以通行大抵以怨報
怨固不足道而士大夫欲邀長厚之名者或因宿
讎縱姦邪而不治皆矯飾不近人情聖人之所謂
直者其人賢不以讎而廢之其人不肖不以讎而
庇之是非去取各當其實以此報怨必不至遞相
酬復無已時也

居鄉不得已而後與人爭又大不得已而後與人訟
彼稍服其不然則已之不必費用財物交結胥吏
求以快意窮治其讎至於爭訟財產本無理而強
求得理官吏貪縲或可如志寧不有愧於神明讎
者不伏更相訐訟所費財物十數倍於其所直况
遇賢明有司安得以無理為有理耶大抵人之所
訟互有短長各言其長而掩其短有司不明則牽
連不決或決而不盡其情胥吏得以受賕而弄法
蔽者之所以破家也

官有貪暴吏有橫刻賢豪之人不忍鄉曲衆被其惡
故出力而訟之然貪暴之官必有所恃或以其有
親黨在要路或以其為州郡所深喜故常難動搖
橫刻之吏亦有所恃或以其為見任官之所喜或
以其結州曹吏之有素故常無忌憚及至人戶有
所訴則官求勢要之書以請托吏以官庫之錢而
行賂毀去簿曆改易案牘人戶雖健訟亦未便輕

勝兼論訐官吏之人又只欲劫持官府使之獨畏已初無爲衆除害之心常見論訐州縣官吏之人恃爲官吏所畏拖延稅賦不納人戶有折變已獨不受折變人戶有科敷已獨不伏科敷覲立庭下抗對長官端坐同房罵辱胥輩冒占官產不肯輸租欺凌善弱強欲斷治請託公事必欲以曲爲直或與胥吏通同爲姦把持官負使之聽其所爲以殘害鄉民凡如此之官吏如此之姦民假以歲月縱免人禍必自爲天所誅也

士大夫相見往往多言某縣民淳某縣民頑及詢其所以然乃謂見任官臧污狼藉鄉民吞聲飲氣而不敢言則爲淳鄉民列其惡而訐之州郡監司則爲頑此其得頑之名豈不枉哉今人多指奉化縣爲頑問之奉化人則曰所訟之官皆有入已臧何謂奉化爲頑如黃岩等處人言皆然此正聖人所謂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何頑之有今具其所以爲頑之目應納稅賦而不納及應供科配而不供則爲頑若官中因事廣科從而隱瞞其民戶不肯供納則不爲頑官吏斷事出於至公又合法意乃任私忿求以翻異則爲頑若官吏受財斷直爲曲事有冤抑次第陳訐則不爲頑官負清正斷事自己豪橫之民無所行賂無所措謀則與

胥吏表裏撰合語言粧點事務妄與論訴則爲頑
若官負與吏爲徒百般詭計掩人耳目受接賄賂
偷盜官錢人戶有能出力爲衆論訴則不爲頑

縣道有非理橫科及預借官物者必相率而次第陳
訟蓋兩稅自有常額足以充上供州用縣用役錢
亦有常額足以供解發支雇縣官正己以率下則
民間無隱負不輸官中無侵盜妄用未敢以爲有
餘亦何不足之有惟作縣之人不自檢已喫者着
者日用者般挈往來送遺結托置造器用儲蓄囊
篋及其他百色之湏取給於手分鄉司爲手分鄉
司者豈有將己財而奉縣官不過就簿曆之中恣
爲欺弊或攬人戶稅物而不納或將到庫之錢而
他用或僞作過軍過客券旁及修葺廨舍而公求
支破或陽爲解發而中途截撥其弊百端不可悉
舉縣官既素受其汚啖往往知而不問况又有懵
然不曉財賦之利病及曉之者又與之通同作弊
一年之間雖至小邑虧失數千緡殆不覺也於是
有橫科預借之患及有拖欠州郡之數及將任滿
請託關節以求脫去而州郡遂將積欠勒令後政
補償夫前政以一年財賦不足一年支解爲後政
者豈能以一年財賦補足數年財賦故於前政預
借錢物多不認理或別設巧計陰奪民財以求補

足舊欠其禍可勝言哉。大凡居官蒞事不可不仔細。猾吏姦民尤當深察。若輕信吏人則彼受鄉民遺賂百端撰造以曲為直從而斷決豈不枉哉。間有子弟為官懵然不曉事理者又有與吏同貪雖知其是不而妄決者。鄉民冤抑莫伸。仕宦多無後者。以此蓋亦思上之所以責任我者何意而下之所以赴愬於我者正望我以伸其冤抑我其可以不公其心哉。凡為官吏當以公心為主。非特在己無愧而子孫亦職有利矣。



袁氏世範卷二

